

乙 册

用獨拜



立 流 而 耕 靖 提 意 見
 水 登 府 丁 役 候 夢 薦

北京師範大學交流訪問
1956—1957 學年度第二學期

涅克拉索夫写作这十三年之久的主要作品乃是「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这一首长诗是在1863—64年间开始写的，而最后部分则在1876年写成。长诗的个别部分是陆续分别刊行的：1866年印行了序诗；第一部分的一、二、三章（「神父」、「村中酒会」、「狂欢之夜」）印行于1869年；第一部分的四、五章（「快乐的人们」、「地主」）印行于1870年；「最后的地主」印行于1873年；「农家妇人」印行于1874年。最后部分「全村的欢乐」则写成于1876年，由于经费的条件，只是到1881年诗人死后才印出来。

这一长诗是俄罗斯文学的最伟大作品之一，它集中总结了作者对俄国农民生活、它的历史命运、它的现状和未来的多年的观察与感受。

根据丁·叶·乌斯宾斯基的证言，涅克拉索夫曾告诉过他希望把「他二十年来由于观察了人民而得到的一切经验」——穿一句地，累积起来的对于人民的认识，都写入这首长诗里，把它创作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民所能理解的并且是真实的」书。（丁·叶·乌斯宾斯基创作余集，第六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1953年，第179页）

诗人的主要任务是在于，创作出一首关于人民的，为人民的，用人民的语言写成，表达着人民对现实的评价，指出实现人民意图的道路，号召人民起来进行积极的革命斗争的诗。

在解放斗争新阶段的历史特点条件下，涅克拉索夫继承发展了过去时期的现实主义俄罗斯文学的宝贵经验，然而和人民解放运动保持着生动的联系，敏感地反映着当时的许多迫切的问题。

涅克拉索夫在他的创作中所倚据的是拉桑谢夫、普希金、果戈里和柯尔卓夫等人所遵循下来的俄罗斯文学传统。

杜季谢夫早就发出了反对沙皇的专制政治，反对地主以反他的专横行为的愤怒呼声，号召推翻专制政体要废除农奴制，争取俄国人民自由而幸福的生活；以具体的形象描写了农奴的英雄气概、勇敢、智慧和崇高的品质，以讽刺的笑调描写了人民的剥削者——沙皇、贵族、地主、官吏、商人等人的形象，预见了祖国的前途以及自己人民的创造力量。

涅克拉索夫是随着杜季谢夫，代表着被奴役的人民说话，起来保卫着人民的利益。

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普希金的创作是作家的范例，使他善于反映当时的迫切问题，创造出概括形象，使当时现实的具体现象典型化，深入人民的道德世界，看到人民群众对剥削社会所怀的强烈憎恨，真实地描写人民运动，而最后则是俄罗斯自然界的优美景色，民间口语的再现，以及朴素、鲜明的诗风格。

柯尔卓夫的创作对涅克拉索夫诗歌中民主主义和人民性的形成发生了很大的有利影响。

别林斯基写到柯尔卓夫说：「在他的诗歌里勇敢地写入了村皮袄、襤褸的农民外衣、蓬乱的鬍鬚和破旧的毡靴布鞋——但是他把这一切污浊变成了诗的纯洁。」（别林斯基论柯尔卓夫的生平和创作，1846年）。

涅克拉索夫是随着柯尔卓夫的榜样，善于更深入于人民生活现象，赋予自己的诗歌以鲜明地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色彩。涅克拉索夫还承袭了柯尔卓夫诗歌的歌词和民间口头创作形式的传统。

果戈里的创作对涅克拉索夫也发生着很大的影响。他确立了俄罗斯文学中讽刺性和暴露性作品的基础，把批判地描写现实的原则大力地引入了俄罗斯文学。在果戈里的创作中涅克拉

索夫首先珍视的是作者非常完美地反映当代的现实生活，猛打猛击地嘲笑农奴制的俄国的专制宫廷制度。波克托索夫在自己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快乐而自由」里，把果戈里的名字和别林斯基的名字并列起来，并称他们为「人民的辩护者」，农民的「朋友」，诗人要梦想着这个时候的到来，就是农民

从市场购买的
不是布鲁赫尔的画伦，
不是愚蠢的贵族
而是俄国的别林斯基和果戈里。
啊！说罢！俄罗斯的人民们！
你们听过这些名字了么？
他们是伟大的，
他们从来就是你们的朋友，
他们爱护你们，
为你们而奋斗。
你应该舒来挂在墙壁上的，
正是他们的小小的像先啊！

(引自英国南的译本「谁在俄国快乐而自由」第57页)

无疑地，波克托索夫在多方面地、广泛地运用了自己的写作经验。

反映着解放运动的新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波克托索夫的诗歌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前一个阶段。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阵营诗人的波克托索夫的成长和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坛的日益稳定，无疑地，首先是在他的老同盟者的朋友、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第一位领袖别林斯基的影响

之下，后来则在库尔尼雪夫斯基和托勃罗波夫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涅克拉索夫本人也清楚地知道他的使命乃是做一个被压迫人民的辩护者，他们利益的代言人。1856年12月18日至30日之间他写给A. C. 屠格涅夫的信里说：「作家的作用首先是一个导师的作用，而且要尽量作不敢发言的和受屈辱的人的辩护者。」

确实地，在五十年代中叶，自从涅克拉索夫第一部「诗」集出版以后，他就被公认为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的领袖了。

涅克拉索夫创作的高峰是「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这是涅克拉索夫的最有独创性的最完美的创作之一。它尤其特别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作为一个革新家诗人的力量，大胆地把新的主题、新的诗体裁采用到文学里。

在这一部长诗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俄国各阶级在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生活，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性格，他们的期待和希望。

涅克拉索夫说：「我想在一篇连续性的故事里阐述我所知道的关于人民的一切，我们从他们口中偶然听到的一切，于是我计划写『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这将是当时农民生活的史诗。」（「环游」，1934年，第三、四期，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院，第659页）。

确实地，「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乃是当时人民生活的真正的百科全书，佔显著地位的是深刻的社会内容，被真实地和多种多样的描写出来的人物性格，对俄国现实的尖锐的社会分析。作者从人民本身的观点出发，广泛地、无情地批判了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俄国。

六十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革命的局势。沙皇政府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军事失利而削弱了，英国霸权着藏俄国的

农民暴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沙皇和地主曾时得以使国家免于革命的爆发。他们利用了革命运动的软弱性、无组织性、自发性、动摇性、分散性、局限性，和对沙皇名号的盲目信任，以致能够避免了全民起义。列宁在描写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农民的议会请愿书时写道：「一小部分农民为了这一目的在某程度上真正战斗过、组织过；很小一部分组织起了武器消灭他们的敌人，毁灭沙皇的臣仆和地主的保护者。而大部分农民却不过哭泣、祷告、讲道德、幻想、写请愿书、派出「请愿代表……」（引自列宁著「列宁选论托尔斯泰，五十年代出版，第五页）。

农奴主利用了农民运动的分散性和自发性，而把废除农奴制这件事情转到自己的利益方面去。

改革以后若干月，H·奥加辽夫在「警钟」上写道：「新的农奴制代替了旧的农奴制，然而真正的农奴制更没有被废除。沙皇欺骗了人民！」（H·奥加辽夫，「新农奴制的分析」，「警钟」，1861年6月15日，1001，第848页）。

列宁说：「这是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因为数百年来农民所佔有的那些份地，被割去了很大的部份，而数十个的农民完全失去了土地。——使他们以田赋之一的或不堪糊口的份地来维持生活。实际上，农民是受了双重掠夺：除掉他们的土地被割以外，他们还不得不为霸占给他们的，从来就是归他们所有的那块土地缴纳「赎金」，同时，土地底赎金的规定的比土地底实价要高得多——农民不但被迫着赎买自己的土地，而且还要赎买自己的自由。地主虽然解了农民赎买自由的赎金，但终究还是没有把农民变成自由人，他们还要在二十年中做临时负有义务者，使他们依然还是（而且至今还是）卑贱的等级，他们被人家打屁股，他们要缴纳特别贡税，他们不敢

退出半农半牧的村社，不敢自由处理自己的土地，不敢迁居于国内任何地方。」（引自列宁文集中译本，第一册，第72—73页）。

由此可见，农民的地位几乎是与农奴制度时代完全相同。农民对地主的个人依附性是消灭了，但超经济的、封建的强迫却为资产阶级经济强迫所代替了。

尽管是农奴制度的本质，然而1861年的改革毕竟是资产阶级性的改革。在废除农奴制度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国是加速了。但是现在除了农奴制度的枷锁之外，还又加上了对于资本家、商人、包工头、富农、以及一大群的警察局长、哥萨克军队的下士、宪兵、警察等的依附性。

列宁写道：「农民是被剥夺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才得到『解放』的，他们刚摆脱了地主的奴役，就又进入了同样的那些地主及其仆从们的枷锁。——」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农民，都没有像在俄国那样，当『解放』之后还遭受到如此的破产，如此的贫困，如此的卑贱，如此的凌辱。」

恩格斯在评论1875年俄国的内部情况时写道：「可以使人完全觉得，俄罗斯在这一次是第一个跳起舞来了」（见恩格斯集，国家政治出版社，1947年，第304页，恩格斯在1875年10月15号致A·别列尔的信）。

然而自由主义的政府刊物和自由主义的贵族文学不顾实际的事实，竟然写道，废除农奴制度的结果完全证明了「这种事实的伟大剧变和那些有恩惠的和公正的人们的希望」是正确的。——「农民的房舍根本地改善了，穿的衣服较为华丽了，而这当然不是贫穷的标识，恰恰相反，这乃是较诸以前很大的富裕的标识」（《欧罗巴通报》，1868年，第11期，第329页，和

第12期·第838页)。他们不愿意看到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和农村中上层办不靠剥削其余农民群众而致富的现象，要认定在农民中间，对于茶、糖、烟和酒的需要是大大地增加了，妇女的需要也增加了，特别是对衣服的需要增加了；大礼帽、骆皮襖、锁链、手表、圆筒帽，而妇女们则往往是需要伞、光亮的算珠、衣裙？（俄国农村经济和农村生产力现状调查最高委员会的报告，第一卷，圣彼得堡，1873年，第225页）。

自由主义的诗人也粗暴地歪曲了现实，例如，A·马依科夫在「小画片」、「田野」这两首诗中，以及罗捷格依木和其他诗人都在自己的诗中都曾歪曲过。

从祖国的天空上闪耀着自由之光。

我们的俄罗斯已成了自由人们的乐土。

罗捷格依木在「俄罗斯通报」（1861年第三期，第374页）上曾这样的写着。

革命民主主义者是了解1861年所进行的改革的残酷性和灾难性的，他们都起而决然地揭露了这一改革的掠夺的实质，并指出了它的农奴制度的性质。康尔尼雪夫斯曼当宣言公布之日去找涅克拉索夫时，见到病中的涅克拉索夫尚躺在床褥上。他头枕着枕头侧躺着，显然在他身旁小桌上放着的那杯茶已忘记喝了。双手顺着身体直放着。在右手中间握着那枚印有改革决议的报单。脸上露出悲哀的表情，双眼向胸前垂闭，当我进来的时候，他惊起了，坐起来，紧握着手中的那个报单，心情激动地说道：「这是什么样的「自由」啊，这是什么样的「自由」啊！」——他用这样的声调继续说了两分钟。「不，我不希望这种的自由」，他回答道，并开始说，当然他没有期待过任何特别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决

议是远出地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涅克拉索夫在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揭露了农民解放这件事情的全部虚伪性，揭露了1861年沙皇宣言的反对人民的本质，并用人民自己的口对它作出了评价：

那种沙皇的高贵的文书，

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呀！-----

（引自英国南译本《狂歌之夜》第63页）

涅克拉索夫把改革后的农民的俄罗斯称为是受丁痛的俄罗斯，并在《全村的欢宴》部分中几处异稿中都形象地说明农民本身对于那种使他们落得没有大地，没有森林，没有牧场的改革的态度：

-----后母给儿子

缝制了一件节日的外衣，

外衣是好的，但它的前襟

却狭紧——缝得太瘦小：

无论如何也扣不上。

或者

当碰见过路人时

常听到这样的问话：

——是衣服裁错了？

——呵！真幸福呀！

我们也是幸福的-----

因此，涅克拉索夫这位现实主义者在描写农奴制度的衰败的情景时，在描写旧的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死亡时，在描写农民于“解放”前和在“解放”后的丰农奴制度的俄国中的处境

涅克拉索夫

境时，就像现实中的情形一样没有看到本质的变化。

“人民被解放了，但是人民是否有幸福；

最后，自由是否在改变了

人民的命运？-----

(《哀诗》，1874)。

涅克拉索夫明白，二月十九日的改革是完全不能满足农民的，因为他们要求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他们，要求从地主的权力下得到完全的解放。他明白，改革给农民带来了许多新的灾难，改革不是改善了，而是在许多方面恶化了他们的处境。

在我穷困的祖国里，

为什么没有看见革新的痕迹？

在现今已自由的农民土地中，

只有贫困、无知、黑暗

你在那儿呢？

人民不满意的痕迹，

(“怎样庆祝特鲁斯节” 1876年 как)
ПРАЗНУЮТ ТРУСУ

涅克拉索夫相信俄罗斯人民的无限力量，幻想使他们获得完全的解放：

母亲—祖国啊！你将要走到坟墓了，

你永远也等待不到自由！

(不论那一年——现在你的重负已渐渐减轻)
1861)

涅克拉斯夫在农民解放之后立即开始写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在长诗中不但包括了对改革前的俄国的批评，而且也包括了对外国制度崩溃的更广泛时期的俄国的批评，直至改革以后的时期为止。

这部长诗号召人们去反对这样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剥削阶级对农奴上的劳动所受的被压迫群众进行统治并享受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果实。长诗赤裸裸地暴露了二月十九日沙皇富贵的阶级本质：

——人们想像了许多其他东西，

以此替束縛农奴的罗网。

长诗的主要情节是描写七个农民的飘泊生活，他们互相叙述着《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的生活，于是他们便决定去寻找这个幸福的人。在俄罗斯人民诗歌中这样的题材並不是新的，但正是这个题材使诗人能够描写出俄罗斯生活的包罗万象的图画。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数目极多的、属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物、性格和事件，在这部长诗里描写了农民和俄国贵族中的不同集团中的代表人物，描写了僧侣和从人民当中产生的新的知识份子。

就在最初的一些诗章里就描写了抑郁的、刚在《翻身》不久的农民：七个农民流浪到俄罗斯去寻找幸福的人。他们来自

粉煤灰，

来自悲苦县，

来自穷迫教区，

来自村庄的乡村——

补丁、赤脚、破毯，

荒凉，饥饿和饥饿

还没有收成——

(英国商译：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第2页)

不论这些农民——长诗的主人公——和劳动人们中的那一个人相遇，他们每一次都倾听着他们对悲哀、莫大的忧愁和沉重的苦难的讲述，因此他们在自己浪漫的最初阶段，就不屑在劳动人民中去进行详细的询问了。

当天亮时，

他们开始遇见了人民，

但都是小百姓，

他们的弟兄们：农人、

车夫、大兵、

乞丐和工人。

他们碰见了乞丐和大兵

无话可说，

也没有问他们生活在俄罗斯的遭遇

是快乐还是苦辛？

(参见同上书第22—23页)。

然而当他们打探在新商会的农民当中去找寻幸福的人时，他们就完全发现了人民群众的赤贫状态。过着半乞丐式的生活的人民遭受着地主的千方百计的压榨（地租、罚款等），农业的根端最后经常导致了歉收和饥谨，巨额的捐税和赎买金引起了农业的贫困和破产，农民被迫去作零工，新的资本主义结构的掠夺者们对农民劳动的无耻剥削，骑在工人和农民头上的强批哥萨克军人、警察、警察局长和军官的大军——这一切是在这七个浪漫者们的面前所呈现出的人民生活的图画。

描写最后的那一段情节具有着广泛概括的意义，这个有

俄国色工又给他描绘了他力不胜任的工作，在贫贱的压迫之下而把身体弄垮了；这个赚取宣布工资的年轻的宽肩膀的石工的「幸福」也是不稳固的，他在「日出之前」就要起来，一直工作到「半夜」；其次他描写了一个白俄罗斯牧人的「幸福」，他用乡村里的谷物在企业主那里去调换黑面包；再次是一个士兵的「幸福」，他曾经参加过二十次战斗，在和平时也经受了一切苦难和折磨，但他仍然活着，最后则是一个仆役的奴隶式的「幸福」，他从主人的桌上舔食着残汤剩水。

这样，以为从农民当中可能寻找出幸福的人的这种预想，是肯定地不能实现了：

唉！农民们的幸福呵！
满是窟窿的补丁衣服，
又是驼背，又是到处的解脓，
慢步地踱回家去！

涅克拉索夫在描写当时现实中的典型现象时同时也描写了贫苦的赤贫化的农村：

农人们将会告诉你，
有时全村的人们，
都在秋天外出，
游行而求乞，
将这当作一种有利的职业。

(同上书第294页)

他描写了惨无人道的农民劳动的动人心魄的情景：

有没有马匹或骑夫
没有一个空手的人
所敢冒险走过的地方

你可以看见
你所谓放着农民的劳动量
怎样在苦难中耕作，
从一块泥土跳到另一块，
在泥片中拖拽或背负，
差不多要折断了脊骨！

(同上书第13页)

在《服徭役的农妇》这一首歌里澳克托索夫描写了在地主专横下的牺牲者，即一个被鞭打和折磨死的农民：

卡里鲁什加很穷，不修边幅，
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炫耀，
只是示众了他那被打坏了的背脊，
他连衬衣都没有，
以便遮到胸口，
整个衣服都破烂不堪，
因吃多了糠麸而肚腹发胀。

受折磨，受摧残，
受笞打和受苦挨的卡林娜
几乎不能行走了。

在这种生活条件下所生长起来的农民群众大都是这种典型的消极农民：他们善于长期忍耐，能够“无可奈何地”忍受压迫者们的欺侮，要忍气吞声地说：“愿上帝惩罚他”。

诚然，这种类型的农民要不是永远都是不变的，永远都是忍耐和对一切都是逆来顺受的。在发生群众性的农民运动的时候他们也参加了运动，虽然在遭遇失败时很快就退却了。

除了这种消极的群众而外，澳克托索夫还描写了具有某种

程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农民，他们反抗压迫着和他们进行了斗争，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正确的道路。

列宁在谈到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农村中的矛盾时他写道：
「农村经济和农村生活中的旧基础，曾建立了几世纪之久，然后就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下去了……一方面，千百年的农奴制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的加速的破产，激起了人们如山的仇恨，故意和绝望中的决心……」

另一方面，农民竭力想获得新的共同生活的方式，但是对于这个共同生活应当是怎样的，应当如何进行斗争去争取自由等问题，他们的态度则是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和愚痴的……农民的整个过去的生涯教会了他们去仇恨地主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不可能教会在什么地方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183-184页）。

在「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作者用了深刻和抒情的同情心来描写了农民的形象和他们的处境的。涅克拉索夫为自己的诗篇所选择的主人公不是个别的人，而是整个俄罗斯人，整个千万的「农民王国」。

七个流浪的找寻真理的人的形象是很个性化了的，但同时他们却都不是互相一样的平凡的群众，虽然作者赋予了他们以共同的、为那个时代的农民所固有的特征，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与另一个不相同的。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具有着个人、使人能够识记的特质，具有「特别」的动作和自己的「特别」的语言。（如看哥凡健壮、阴险，波希就于幻想；哥莫兄弟则有酒癖）。

使他们团结和接近的共同特点是：贫穷、谦逊、好向，所领上的感激涕、自尊心、爱劳动和愿意帮助旁人并，当这几个农人听到一个农妇说由于人手不足，不能及时收割庄稼，因此

谷穗将在田中撒播了，于是他们便欣然地、自豪奋勇地愿意帮忙：

——而我们做什么呢，教母？

给我们镰刀吧！我们一共七个人

从明天开始，直到晚上，

我们会把全部燕麦割完！

他们也同样欣然和高兴地帮助了文盲而穷困教区的农妇们割草
被遗忘了的劳动的习惯

甦醒了，燃起来了！

每人都忘形地挥舞着双手

就好像饥饿的大狼的牙尖。

裸体的甲各突，伊木尔·吉铃，沙维里等人的形象比寻求
真确的农人们的形象描写得更完整。除了个人的性格特点之
外，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的道德面貌中，在他们对社会关
系的理解中都有着典型的特色：对地主及其他吞食他们大部分
劳动的掠夺同谋者的强烈的憎恨，以及和所有农民的血肉联系
团结了他们。

来自赤足村的裸体的甲各突的形象描绘出了和母亲一大块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新地农民的典型代表，这也在他的外貌
中表现了出来：

他的前胸瘦削，

肚腹同样的凹，

好像那肩被甚么挤扁。

他的口眼的周围，

有无数的皱褶，

如同天旱时泥土的裂纹

这光光的心里想：

他完全像泥巴一样，
他的喉咙，
宛如横贯而坚硬的干土块。
他的脸色如蜡，
他的手黝黑而粗硬，
如同巨树的树皮，
他的头发好像干草。

(同上书第78页)。

裸体的甲各实的形象是几百万最穷苦的农民群众的化身，
工作到死，过着苦役的穷人的生活。

有一个裸体甲各实的老人，
住在叫做赤兰的乡村；
他酗酒直到他发狂，
他作苦工直到他丧命。

他和木犁一块生活，
有朝一日上带要了他的命，
他大约才会如同一块黑土一样，
从犁把上脱落。

(同上书第76-77页)。

虽然甲各实被他自己所忍受的痛苦的生存条件压迫到了极点，然而他不是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优点以及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他知他的不幸的罪魁祸首，避免扶桑夫倚裸体的甲各实的口，确定了农民的无权和农民与同谋者的经济上的依存关系：

你独自工作着，
工作刚？完毕，